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寤鐘 第十二回 泥周倉怒氣填胸

劬勞怎忍試霜鋒，白髮堪憐帶頸紅。 怒激泥身亦髮指，可知咫尺有虛空。

再說杭童家中，日日被太歲吵得雞犬不寧，到第三日上，杭童與母親才打掃得肉球方完。傢伙還不曾放下，那遺姑獨自一個坐在牀上打盹，往前一撞，跌下牀來，竟哭得僵死，不能出聲。屠氏忙去抱起，見頭上已跌起一個大瘤，杭童看見心疼，嚷母親道：「為甚不放他坐好，把他倒這一個大瘤。你人心是肉做的，虧你活這一把年紀，總是多過了的，你若不然意他，何不將來吃他肚裡，卻是這樣黑心！零碎磨滅他，倒這個田地。」屠氏見遺姑跌狠，心中已自不捨，將欲墮淚，再經兒子鑽心的言語，一場嚷罵，氣得苦不能伸，遂嗚嗚咽咽哭將起來。杭童一發焦躁，正待發作，恰好一個伙計來尋他去說話，才放了母親，同他出門而去。

屠氏是鬧慣了的，傷心一會也就丟開，心內還念著兒子，不曾吃得飯出門，愁他饑餓，意欲煮飯，家中偶然缺米，且待兒子回來去買。因無事做，就帶著遺姑閒耍，忽間壁一個鄰居為母親生日，家中做善事，憐念屠氏年老家貧，又是個齋道人，著人送了一碗什炒素菜與他。屠氏笑容可掬，千恩萬謝的收下，打發來人去了。才拿過菜來要吃，又轉一念道：「我兒久不曾見些菜面，待他回家同吃罷。」遂連碗頓在鍋前煙櫃頭上，又與遺姑在日色中間耍。偶見遺姑身上爬出兩個臭蟲來，遂將自己衣服與被，細細找看，那知線縫裡，竟如麥麩一般，挨排擺著，東移西爬，應接不暇。猛發個狠道：「怎捉得這許多，待我燒他一鍋滾水，燙死他才得乾淨。」遂放滿一鍋水，一手抱著遺姑，一手燒火，霎時燒得飛滾，放遺姑坐著。待去舀水，那遺姑如殺人也似的哭將起來，那裡肯坐，只得又抱起來。灶前一隻手抱著遺姑，一隻手掀開鍋蓋舀水。才將鍋掀開，不想那遺姑看見一碗素菜在煙櫃上，意欲去夠取，盡力猛向前一薦，屠氏脖子一酸，那裡留折得住，早已撲通的一聲，噹噹掉在水鍋裡，把滾水濺得屠氏滿頭滿臉。屠氏不顧疼痛，忙去撈時，那遺姑喊也不曾喊得一聲，已煮得稀爛。正是：

只因不孝生身母，故教報應熟孩兒。

屠氏嚇得魂也不在在身上，心疼得撲簌簌淚下道：「我得親肉呀！」才哭得一聲，猛跌腳捶胸道：「想我的老性命，也是到今日了，兒子回來，這場打罵怎麼了得？」正愁哭間，聽得門外腳步響，料是兒子回來，心中大懼，遂忙忙一直奔出門外，劈頭正撞著兒子回來。杭童問道：「你到那裡去？」屠氏戰戰兢兢低著頭，只是走，口中答道：「我到間壁人家討個火來。」一頭說，一頭飛跑去。杭童詫異，也不在心上，慢慢踱進門來，遠望鍋內熱氣騰騰，暗道：「既已煮飯，怎又討火？」走向前一看，見個煮熟孩兒正是遺姑，吃這一驚不小，登時心頭火起，捶胸大怒，拿了一把廚刀，趕出門來。抬頭一望，遠見母親走進一個關廟中，遂飛也似趕將來。一口氣已跑至廟門，那屠氏見兒子趕至，心忙意亂，一時沒處躲，就往周倉神座下一鑽。這杭童早已接腳趕至，手起一刀，竟將母親砍死。正待轉身要走，那個泥塑周倉忽然大怒，舉起手中泥刀往下一劈，將杭童早劈做兩半個，就提著杭童半個屍首，泥身竟走出山門外站著。居民看見駭異，不敢近前。有膽大的向前一看，認得是杭童。又跑進廟中去，只見杭童的母親也殺在地下，再看杭童那半個屍骸，手中尚兀自拿著一把廚刀，刀口有血，才知為他殺母，怒觸神明，以致泥神殺人，遂急去報官。

官府親來驗看，無不駭然，又到杭童家中一看，見鍋中一個女兒，煮得化在裡面，卻不解其故。忽一個女尼進來，如此這般的緣故，細細說出，方才知其原由詳細。那女尼又說道：「貧僧數日前也曾來救他，欲化這個孽種，他卻又不肯，真是天地間一樁惡劫！但如今屠氏雖遭此逆子毒手，他又卻在好處去享福了。」眾人還欲向前去細問情由，只見那女尼將身子一閃，早已不見，竟不知是仙是神。眾人遂捐資買材，將屠氏屍首盛殮埋訖，又將杭童屍骨，也將棺木盛好欲去埋。不想一埋入土，登時就有雷閃齊至，將棺提出土上，劈得粉碎。換棺三次，連遭雷劈三次。過有七天，民居人聽得一夜雷雨大作，次日起來，已不見杭童屍首，竟不知提到那裡去了。眾人嗟歎不絕，又去抬周倉進廟。誰知就如生根的一般，那裡扛抬得動一動？甚至添有幾百人用盡平生力去抬，也不要想得他進廟。官府聞知，親來拜請，再令多人去扛，也不能一動。遂將山門改為一殿，單單服事周倉一位泥身在內，卻於前邊另起一座山門，香火比前更盛云。